

海王邨古籍叢刊

明儒學案

中圖書出版社

海王邨古籍丛刊

明儒學案

明·黃宗羲著

中國書店

海王邨古籍丛刊

明 儒 学 案

明·黄宗义 著

中國書店 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昌平新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23.625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

ISBN 7-80568-135-X/K·20

---

定价：19.00元

## 《海王邨古籍叢刊》出版說明

中國古代的典籍文獻，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歷史的升華，充分表現了我國傳統文化  
的豐富內涵，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近些年來，隨着古籍出版事業的繁榮發展，一  
些大型古籍叢書如「四庫全書」、「四部備要」、「四部叢刊」等陸續出版，為繼承和保護  
祖國傳統歷史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僅僅幾部大型叢書，只能反映中國古籍的鳳羽  
麟角，並不能滿足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和發展的需要。因此，為再現中國傳統文化的風采，  
提供更為豐富的歷史資料，滿足學術研究的需求，中國書店精選部分學術水平較高、版本流  
傳稀少、實用性較強的古籍圖書匯輯成《海王邨古籍叢刊》，影印出版。

《海王邨古籍叢刊》所遴選匯輯的古籍包括歷史典籍、考古論著、文學專集、法律匯典  
等各個方面圖書，範圍廣而博，內容鮮而優。其中少量古籍雖已收入其它叢書，但版本、校  
勘各異，並為廣大學者所急需，故仍匯輯在本叢刊之中。

本叢刊之所以稱為《海王邨古籍叢刊》源於北京琉璃廠文化街的歷史地名。  
琉璃廠在遼代時是南京城（今北京）東門外郊壠的小村落，稱為「海王邨」。曾一度因  
修建起遼金時巨刹延壽寺而成為繁榮之所。元代，這裏開始建立琉璃窯廠，「琉璃廠」便由

此得名，而「海王邨」漸漸被人們所遺忘。清康熙年以後，琉璃廠逐漸繁華，到乾隆年間發展成爲「九市精華萃一衢」的文化街。在長約兩里的街道上，集中了近百家經營古舊書刊、文房四寶、碑帖字書、金石篆刻、古玩珠寶、手工藝品等店鋪，鱗次櫛比，是中國傳統文化縮影和櫥窗，被譽爲「中國博物館街」。

中國書店座落在琉璃廠文化街上，它在幾十年的歷程中收集保存了數以萬計的古舊書刊，其中有許多稀世罕見的善本古籍。我們出版的這部古籍叢刊，絕大部分是從中國書店收存的善本古書中精選匯輯而成。爲恢復和發揚我國古舊書店的傳統經營風格，保持和突出北京琉璃廠的文化特色，乃將這部叢書定名爲「海王邨古籍叢刊」。

《海王邨古籍叢刊》是中國書店匯輯出版的第一部古籍叢書，它的出版將爲文化學術研究提供豐富的古籍資料，參考價值高，卷帙浩繁。我們將在諸方面的支持幫助下，努力尋求最佳版本，向廣大讀者奉獻出一部內容豐富、版本稀少、裝幀出色、宜於普及的古籍叢書，希望得到學術界、文化界的批評指正，爲繁榮文化學術事業做點微薄的貢獻。

中國書店

一九九〇年二月

明儒學案序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大顯明初得  
宋儒之傳者南有方正學先生首  
倡浙東北有薛敬軒先生奮起山  
右一則接踵金華一則嗣響月川  
其學皆原本程朱者也獨天台經  
卷之二  
靖難之餘淵源遂絕自康齋振鐸  
於崇仁陽明築壇於舜水其斯道  
絕而復續之機乎當時從學康齋  
者有陳公白沙而甘泉之隨處體  
認天理足以救新會之偏其續緒  
珠江者有龍溪近溪而東廓從戒

懼覓性念菴從無私識仁亦足以  
糾二溪之謬就兩家而論白沙之  
靜養端倪非卽周子主靜之說乎  
陽明之致其良知非卽孟子良知  
之說乎然而意主單提說歸偏嚮  
遂起後來紛紜異同之議耳雖然  
白沙之學在於收斂近裏一時宗  
其教者能淡聲華而薄榮利不失  
爲闇修獨行之士若陽明之門道  
廣而才高其流不能無弊惟道廣  
則行檢不修者亦得出入於其中  
唯才高則騁其雄辨足以驚世而

惑人如二溪之外更有大洲復所  
海門石竇諸公舌底瀾翻自謂探  
幽抉微爲說愈精去道愈遠程子  
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此其似  
之矣後此東林學興若涇陽景逸  
諸君子皆足以維持道脈而蕺山  
仇序

三

劉子一生用功惟在慎獨則孔孟  
程朱之學合而爲一其有補於陽  
明非小矣吾師梨洲先生纂輯是  
書尋源泝委別統分支秩乎有條  
而不紊於敘傳之後備載語錄各  
記其所得力絕不執已意爲去取

蓋以俟後世之公論焉爾獨於陽  
明先生不敢少有微詞蓋生於其  
鄉者多推尊前輩理固然也先生  
爲白安忠端公長子劉念臺先生  
高弟嘗上書北闕以報父仇又抗  
章畱都以攻姦相少而忠孝性成  
耄則隱居著述學問人品誠卓然  
不愧於諸儒矣是書成於南雷刊  
布於北地亦可見道德之感人不  
介以孚而賈君若木之好學崇儒  
真千里有同心夫

康熙癸酉季秋受業仇兆鰲頓首

拜題於燕臺邸舍

明儒學案序



仇序

五

粵自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名儒英賢輩出程朱道統直接心傳可謂彬彬盛矣然而宗格物者極詆良知護良知者復譏格物要諸姚江白沙輩豈好爲是說以驚世駭俗哉夫亦各就人之資稟以爲造詣焉耳譬若登山然雖徑有紓直險易之不同而造極登峰其揆一也又何必紛紛聚訟爲哉吾晉自薛文清以復性之學倡於河東宗其旨者

明儒學案序

代不乏人獨先清端讀書敦

行居恒每以孝弟爲先及出而

歷官四方廉隅首飭一以忠

君愛民爲念初未見其侈談理學

也而

天子明聖於考試詞臣之頃特蒙

明儒學案序

上

聖諭理學無取空言若干成龍不  
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即理學  
之真者煌煌

尤羨夫賈君之尊人若水公者  
一見契心亟圖公世觀其總評  
數則品鴻犧然非深於理學者  
能如是乎賈君又能讐校精刊

克成父志可謂孝矣吳郡頗稱  
少垂涉在途不得講求格致工

睿訓華袞千秋曷足喻也往余年  
少垂涉在途不得講求格致工  
夫而窺堂奧茲當持鉞吳門遁

繁劇難治初賈君爲守泣任數

督漕觀察副使醇菴賈君以黎

州黃子所輯明儒學案一書相

示公餘卒業見夫源流支派各

析師承德失異同瞭如指掌復

錄其語言文字備後學討論洵

斯道之寶山而學人之津筏也

明儒學案序

三

月循聲鶴起未幾而

翠華南幸遂晉監司余嘗觀其政

事謂必得之家學淵源今覩是

編然後知有其父者有其子也

因樂得而爲之序康熙丁亥歲

孟秋西河于準拜題

明儒學案序

四



明儒學案序

盈天地間皆心也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窮天地萬物之理卽在吾心之中後之學者錯會前賢之意以爲此理懸空於天地萬物之間吾從而窮之不幾於義外乎此處一差則萬殊不能歸一

序

一

夫苟工夫着到不離此心則萬殊總爲一致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柰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遂勦其成說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卽詆之爲離經畔道時風衆勢不免爲黃芽白葷之歸耳夫道猶海也江淮河漢以至涇

渭蹄跨莫不晝夜曲折以趨之其各自爲水者至於海而爲一水矣使爲海者  
者汎然自喜曰吝爾諸水導源而來不  
有緩急平險清濁遠近之殊乎不可謂  
盡吾之族類也盍各返爾故處如是則  
不待尾閭之洩而蓬萊有清淺之患矣

序

二

今之好同惡異者何以異是有明事功  
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余妄謂  
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  
之爲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二  
氏之學程朱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  
入其中軒豁呈露用鑒家倒倉之法二

氏之葛藤無乃爲焦芽乎諸先生不宵  
以朦朧精神冒人糟粕雖淺深詳畧之  
不同要不可謂無見於道者也余於是  
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與同門姜定庵董  
無休操其大要以著於篇聽學者從而  
自擇中衢之蹲持瓦甌禪杓而往無不  
滿腹而去者湯潛庵曰學案宗旨雜越  
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陳介眉曰學  
案如王會圖洞心駭目始見天王之大  
總括宇宙書成於丙辰之後許西山刻  
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壬申  
七月余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

三

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見學案

而嘆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  
埋沒乎亾何賈君亾其子醇庵承遺命  
刻之嗟乎余於賈君邈不相聞而精神  
所感不異同室把臂余則何能顧賈君  
之所以續慧命者其功偉矣黃宗羲序

序

四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德輝堂謹梓

黃梨洲先生原序

黃序

一

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  
者化爲焦茅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  
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  
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  
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  
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兎園稱儒實

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  
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  
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  
闢之市可哀也夫義幼遭家難先師蕺  
山先生視義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  
小子豎豐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  
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  
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  
高弟弟子也書成義送之江干仲昇執  
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  
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  
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義曰先師所以異

黃序

二

黃序

三

於諸儒者正在於意寧可不爲發明仲  
昇欲義敘其節要義終不敢是則仲昇  
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  
義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  
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  
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  
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  
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  
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  
此猶中衡之鑄後人但持瓦甌樞杓隨  
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  
之後中州許西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

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

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雜

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

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  
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

隱士賈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

黃序

四

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亾何  
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  
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  
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  
口授兒子百家書之

康熙癸酉歲紫筠齋謹

### 明儒學案序

余伏處叢南雅聞浙東多隱居樂道之

儒而姚江黃梨洲先生爲之冠梨洲之

門名公林立而四明仇滄柱先生尤予

所宿契者每欲南浮江淮歷吳門渡錢

塘遍訪姚江支派各叩其所學而道里

賈序

一

殷遙遡巡未果已而滄柱先生居天祿  
石渠擔著作之任益大昌其學余因遣  
兒輩執經其門將由此以上溯姚江庶  
幾獲聞緒論兒樸往來都下得覩明儒  
學案一書則梨洲先生所手輯也凡明  
世理學諸儒咸在焉余閱之驚喜喟然

歎曰此後學之津梁千秋不朽盛業也  
蓋梓之以公諸天下蓋明儒之學多門  
有河東之派有新會之派有餘姚之派  
雖同師孔孟同談性命而塗轍不同其  
末流益岐以異自有此書而支分派別  
條理粲然其於諸儒也先爲敘傳以紀  
賈序

二

其行後採語錄以列其言其他崛起而  
無師承者亦皆廣爲網羅靡所遺失論  
不主於一家要使人人盡見其生平而  
後已學者誠究心此書一披覽間卽有  
以得諸家之精蘊而所由以入德之方  
亦不外是其間或純或駁則在學者精

擇之而已嘗慨前代所編性理大全極  
有功於後學但於有宋諸儒採之未備  
而皇極經世家禮啓蒙律呂新書洪範  
皇極內篇本自別行於世者亦復混入  
其間殊覺繁而鮮當他日有人彙宋元  
諸儒之說倣此體而重輯焉寧不更快  
賈序

三

人意耶余老矣不能苦心勵行窺先賢  
之堂與兄弟年方少壯得是書以爲指  
南其可不迷於向徃矣乎因書此以識  
之

康熙辛未歲仲夏月故城賈潤謹題於

南村書室

明儒學案跋

賈序

四

一

賈序

四

賈序

一

憶幼入家塾習制舉業塾師嚴督不敢  
苟有涉獵每侍先君課誦見先君手一編  
不置皆性理皇極經世近思錄等書間嘗  
指以示模曰此聖賢心脈後學津梁也孔  
孟之學自秦漢以來穿鑿支離汨沒於章  
句訓詁之間賴有大儒輩出求之於心性  
之際而證其所爲獨得者在宋則有周程  
張朱五君子在明則有敬軒康齋白沙姚  
江諸儒冥搜靜悟宗旨炯然其間雖不無  
異同之見而其求至於聖道則一也模聞  
先君之緒論如此時方工括帖因循畏怠  
未獲研究後先君聞甬江仇先生入中秘  
講學京邸乃呼模謂仇先生文章學術源  
本六經爲東南學者爾其往受業焉模乃  
執經先生之門未幾手授明儒學案一書

撝 搶 歸 以 呈 先 君 先 君 讀 而 卒 業 曰 梨 洲

先 生 之 於 斯 道 其 功 鉅 其 心 苦 矣 學 者 誠  
體 驗 於 此 其 於 聖 人 之 道 庶 有 得 焉 如 欲  
遊 濱 渤 者 歷 江 漢 涉 淮 沔 虽 所 閱 之 途 各  
殊 而 沂 之 不 已 終 歸 於 海 無 疑 也 遂 命 撥

等 朝 夕 校 賦 授 諸 孽 以 廣 其 傳 工 起 於 辛  
未 春 繞 於 廿 西 之 孟 春 呴 呴 先 君 遺 命 在  
耳 而 几 杖 已 不 獲 親 矣 撥 讀 斯 篇 唯 有

賈 攷

二

策 愚 鞭 駕 朝 夕 莘 莘 期 省 身 寡 過 以 無 負  
於 父 師 之 明 訓 已 耳

歲 在 廿 西 夏 月 後 學 賈 撥 敬 跋



明 儒 學 案 癸 兮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濂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賓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恢闊，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據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襍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見聞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

明 儒 學 案 癸 兮

一

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允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光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質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闡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間，使無遁影。陶石賓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蒼掲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徇元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學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大士既焉，濂溪無待而與。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子之至，何王金